校邠廬抗議

校邠廬抗議序

昔賈生之策治安痛哭流涕長太息噫何其甚哉古今能成敗天下者法而已矣漢興未久文帝謙讓特法不立紀綱不立與不行為病孰鉅我國家重熙累洽二百餘年固無法不立亦有法必行久之習於寬大陰搆陽煽驕官猥吏鼓其機神姦巨蠹叢其隙外與法相市內與法相遁於是除害無法而營私則有法守官無法而厲民則有法民芒然不知其何謂之法法遂不能制運極變生一切便宜從事建大功立大業未嘗不越於常法之外然而於法初無害也誠以此時取法之善者復之其不善者更改之整齊之求無悖於立法之初意其勢甚便則天下

可以少休夫無法而立之法易耳法立而格不能行若有法而愈無法是法者怨之府而禍之媒也假令賈生處此恐痛哭不止於一二而流涕長太息不止於六七矣嗟乎吾於林一先生之抗議所以皇皇四顧而不能已也議凡四十篇大旨明法以善世求行法非求變法其有變者必其有以行者矣吾聞之傳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蓋上之人揆道以揆法下之人守法以守道法者適於道之由也否則傳又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廉恥不修紀綱不明又何與於天下之大計哉方今時事何云棘矣元氣不盡復奸宄不盡絕敵國外患方且狙伺而狠顧苟無以安民生固民心其何以堪安之固之將奈何不壞法而已矣不壞法將奈何

時時奉法而每事必求其實而已矣且夫四夷之於中國常若不及而不勝者也乃彼則旣富旣强夫亦恃有法耳吾聞其所爲書有曰萬國公法者彼能以法約束其民彼且將以法鉗制人國我不立法自强彼以其法肆然於我法之上智窮能索我且折入彼法以爲法雖賈生所謂蹠盭辟痱厝火積薪其可憤可慮豈有若此者嗟乎能漠然而不一動其心哉先生自定其顯志堂集取此議登其半以有所避忌存錄其半於家予謂所議皆爲法說皆爲天下說非於世有所憎愛也況其事亦莫能諱故勸培之同年盡刻之賈生之策亦稍稍施於景武之朝矣漢置於今日必將不朽於異時且使昔議常明於人人或有心者變通吾意而隱寓於常行之法

之中其於天下殆不無少補矣光緒甲申春二月年家子陳寶琛謹序

校邠廬抗議自序

三代聖人之法後人多疑爲疏闊疑爲繁重相率芟夷屏棄如弁髦徹屣而就其所謂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積今二千餘年而蕩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挾空言以爭之而勢恆不勝迨乎經歷世變始知三代聖人之法未嘗有此弊夫而後恍然於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試略舉數事言之以億萬人自養則有餘以一人養千百人則不足觀於今日奉君上則民力竭養兵勇則民力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車徒馬牛甲兵出自民閒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澤宮射御何以登六藝觀於今日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曉事而始知聖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視古爲少倍蓰而當一

視古轉多觀於今日浮收累民而始知聖人百畝而徹之法之善也土宜出於地而無窮遠物限於地而難致觀於今日運道阻

天庾空而始知聖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為穀毋治田先治水觀於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饑而始知聖人盡力溝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汙在人才觀於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聖人鄉舉里選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親睦百行莫先孝弟觀於今日期功陌路富貴貧賤不相恤而始知聖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遠堂高變疏有體九重萬里呼籲誰聞觀於今日諫諍設專官民隱不上達而始知聖人懸鞀建

譯庶人傳語之法之善也權所屬則末秩亦將逞志用不贍則中材不能無求觀於今日俸薄官貪而始知聖人分田制祿之法之善也天下有億萬不齊之事端古今無範圍不過之法律觀於今日則例猥瑣案牘繁多而始知聖人不鑄刑書之法之善也開邊拓土石田不耕長駕遠馭鞭長莫及觀於今日夷患不已而始知聖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術業以不專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錮觀於今日器用苦窳借資夷裔而始知聖人梓匠名官倉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類尙多更僕難數然則爲治者將曠然大變一切復古乎曰不可古今異時亦異勢論語稱損益禮稱不相沿襲又戒生今反古古法有易復有難復有復之而善有復之而不善復之不善

者不必論復之善而難復卽不得以其難而不復況復之善而又易復更無解於不復去其不當復者用其當復者所有望於先聖後聖之若合符節矣桂芬讀書十年在外涉獵於艱難情僞者三十年閒有私議不能無參以雜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說而要以不畔於三代聖人之法爲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無言責懷欲陳之而未有路懼遂泯沒爰以避地暇日箋之於書用後漢趙壹傳語名之曰抗議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則非言者之過而千慮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無一可行存之以質同志云爾

咸豐十一年冬十月吳縣馮桂芬自序

校邠廬抗議目錄

卷上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校邠廬抗議卷上

吳縣馮桂芬林一著

公黜陟議

今試泛論取人者將重文字乎將重才德乎則必曰才德重矣將重一二人之私見乎將重千百人之公論乎則必曰公論重矣然而自漢以來取人之法薦剡策試百其途要不外試之以文字舉之以數大臣豈不以才德虛而無據公論又散而無紀不得不舍之而憑文字憑私見哉而不知其斷不足以得人也人第知劉蕡下第江東不知爲文字之不足憑夫豈知通籍後之黜陟乃並不足憑之文字而無之自枚卜以下無非取人於容貌語言奔走之間例舉之而例用之雖

公論皆知為斗筲無足算者年遷歲擢無何而參鼎鉉無何而擁節旄比比皆是士大夫平居論說從不聞曰某德可大貴某才可大貴但聞曰某命某相可大貴夫至言命言相而其效可覩矣於乎奚怪其不能得人哉欲求變計非虛者實之散者一之不可堯典曰師錫師者眾也禮曰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民者亦眾詞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三代上固自有善取眾論之法經傳文簡不可考而孟子之言獨彰明較著則其事可意會也。道在以明會推之法廣而用之又以今保舉之法反而用之會推必重臣之責今廣之於庶僚保舉為長吏之權今移之於下位責成京官自中書以上皆歲舉六部

九卿一人翰詹科道一人外省知府以上一人吏部籍之以得舉多少爲先後遇應升缺列上其無舉者不得列又令歲舉部院司官一人吏部交各堂官有請升缺用其舉多者若用舉少者則必言其故候

欽定外官則令在籍在京在外各紳及諸生各鄉正副董耆老歲舉同知以下巡檢以上一人上之郡郡覈其得舉最多者上之大吏大吏博采輿論折衷之許刪不許增造册奏

聞有缺以次保升一不與上司以權而參劾之權則與之夫鄉人皆好惡之未可就平人言之也至於官則未有鄉人皆好而非好官者即未有鄉人皆惡而非劣員者故此法至當不易至各官考績宜首以所舉得人與否爲功罪以重其事

所謂取才取德取千百人之公論者如此另議通籍後不得再試又議考官學政皆由公舉即無庸考試差他如詩文傳播膾炙人口者宜詞苑風裁峻整膽識兼優者宜諫垣文筆敏捷記識無遺者宜樞廷通達治化機警絕人者宜外任皆可隨事分舉公論所在豈不勝於一日之試哉

汰冗員議

周禮設官分職鄭註謂各有所職而百事舉有是官始能舉是事無是官卽不能舉是事而後是官不可廢不然者皆冗員也國家多一冗員不特多一糜廩祿之人卽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僨國是之人亦何苦而設此累民累國之一位哉今之冗員多矣不冗於小冗於大不冗於閒冗於要不冗於一二冗於十百試備言之一 漕運衙門夫南漕三百餘萬石耳彼富商大賈挾數百萬之資致數千里之遠踰山涉淵艱難險阻有數倍於運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勢什伍之衞而不患不達矧煌煌然 天庾正供耶脫無漕督以下各官經過之地有郡縣有營汛有河員莫非王臣將袖手而聽其

不達耶　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賈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於理不可通者此類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馬領行臺開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豈不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職不知何所爲也攷漕營始於明隆慶間漕撫方廉爲備倭患而設厥後因而不刪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轄衛弁三百標兵二千煖衣飽食安坐無事將約束水手耶萬艘綿延千百里鞭長不及將儆備不虞耶不足以當胠篋探囊之盜剟其大者然則糜費　國帑需索漕船之外無餘事矣是爲一最大冗官至糧道一官於公事無絲毫之益歲一臨倉責州縣陋規取盈而去州縣倚爲護符彈壓生監恫喝平民以爲陋規之酬然則所謂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縣助州縣魚肉小民

而已此外又有督糧同知管糧通判主簿之類皆坐食漕規不與漕務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河務衙門兩河歲修五百萬實用不過十之一二耳其餘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聞馴謹河員常以十之三辦工貪冒者遞減甚有非搶險不使一錢者夫既不辦工自以幷歸地方爲便至河兵之制創自　國朝初設時其人皆諳習水性持土石與波濤爭勝合龍下埽不失尺寸故辦工不調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無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各關監督體統與督撫埒靡費繁多故視道府兼管之關徵收倍絀織造公事更簡故諺謂之吃飯官至各口監督稅課更少能如另議概撤各關大善

即不能儘可歸督撫委員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關差歸并地方官此監督織造之必宜全裁者也一鹽務衙門鹽鐵置使由來已久運使固不可省至鹽政領之督撫已足至運同運副提舉等官或有或無毫無深義大使似州縣非州縣亦兩歧惟各場遴闕不可無官可移吏目巡檢駐劄兼理鹽事但存運同或運副一人爲運使之屬驅策奔走可矣此鹽務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撫司道攷郡縣之始守令而已令準古大小侯守準古方伯連帥其官重矣後世始設監臨官守權漸輕至有道有司有督撫而守令等於輿臺非重親民官之道也督撫始於明不常置後乃爲專官總督多至十二人巡撫多至二十九人·

國朝多幷省而例亦不一督撫或並設或偏設並設者不必治偏設者不必不治是督撫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撫如直隸等省小省撫兼督如山西等省爲便各直省以布政司爲主又設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過視成按劾久無其實可幷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鹽糧各分一職無非贅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設一員兼兩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於督撫至郡縣皆以各設一副爲限制此督撫司道以下各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京官六卿九列後先奔走備員品而壯觀瞻帝者上儀固不能概從簡陋且從古已然宜仍舊貫惟東宮不設安用官屬詹事府可併歸翰林院以副名實科道爲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

仗馬寒蟬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減額之半而許科甲出身之中書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遺補闕之攸資無可采耶亦詢事考言之一法其餘閒曹亦減其半內務府糜費更多必應大減康熙二年裁苑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編檢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內不能補闕者概令回籍充山長一以廣教化一以示體卹爲兩得之術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內外武職王公將軍都統之外提督十三人總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準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養尊處優惡勞好逸能糜帑不能殺賊宜撫論大小皆減其半此內外武職之必宜量裁者也恭攷會典內外文武官共二萬七千餘員其編檢庶吉士侍衛以及準

部回部官無定員者不與焉我
朝設官於古不爲多而大官之多爲漢以來所未有
國家鼎盛之時物力豐盈雍容揖讓無形之弊人所不覺今
則自微而著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節費固其小焉者也

免迴避議

事有顯背三代聖人之制釀民生無形之害開胥吏無窮之利沿襲數百年墨守之爲金科玉律而不知變者莫如官員迴避本省之例成周三代世家草澤俱仕於其國維楚有材晉實用之變也非常也漢之朱買臣唐之張濮周宋之范仲淹皆守本郡明代始有南北選之例後遂定爲迴避本省不問明之治勝於古之治也爲此說者不過曰官於本地關說之徑路熟恩怨之嫌疑多蠹橐之取攜便而已不知營私固易舉發亦倍易阿比固多責備亦倍多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室家之所託立身一敗萬事瓦裂非一官傳舍之比鄉評之可畏甚於輿論愚則以爲官於本地較之他鄉倍宜自愛

自重亦大情也至於遠仕之害昔人多有言之者舟車驢馬人夫之費其給之也非斥產卽揭債其償之也非 國帑卽民膏到官之後言語之不通風土之不諳利弊則咨訪無從獄訟則詞聽無術不得不倚奸胥爲耳目循宿弊以步趨於 國計民生損乎益乎況乎關說之徑路難通則轉多因緣之輩矣恩怨之嫌疑不涉則彌無忌憚之心矣覊橐之取攜不易則更益齎送之費矣人果賢耶不可待之以不肖人果不肖耶仍無以禁其不肖無益於 國有損於民莫此爲甚今制惟親老告近爲天理人情之至然亦多爲條目有年歲之限有次丁有無之別稍不合卽謂之規避遠省會亦思國家之設官取其能治民乎取其能行遠乎傎孰甚焉且又

何以處夫句通胥吏遷就以求合者乎竊以爲此法宜反而用之大吏　特簡者不論外府廳州縣各官用宋政和無過三十驛之法（三十里爲一驛）無論有親無親皆選近省縣丞以下不出省復古鄉亭之職庶幾參古制今　國民交益矣

厚養廉議

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今日之謂乎外官自督撫以至典史某缺肥歲贏若干某缺瘠歲賠若干所謂肥瘠者皆陋規之屬揚揚然習於人口不以爲怪驟聞之幾疑官名爲市肆之名吁可嘆也余友無錫王大令恩綬嘗聞一江蘇官論山陽泰興之肥瘠吾蘇有三陽醬園泰興飯肆大令恭樸愿謀會爲此二肆言時館林文忠署語聞文忠亦爲之撫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給於外官之別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僅足不廉者有餘小官則皆不足不足則揭債母十歲三其子子復爲母十年外償數已鉅萬債家相隨不去猶冀其潔清自好乎選人亦然選人在部尤無謂概令在籍候選於吏治無損

毫末然則非本性之貪　國家迫之使不得不貪也而猶且設爲空虛不用之律例凡俸祿外絲毫有取皆不枉法贓以綜核名實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　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縱邪夫王道不外人情士從田間來寒士居多雖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養妻子之贍宮室輿馬衣裘僕從之需親戚故舊之賙䘏官愈大則用愈多外官體統較尊加以延幕友賞吏役費用數倍於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歲需千金遞加之至一品當萬金外官養廉本數較厚牧令視本數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撫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數惟如數以與之而猶有骫法營私致干憲典者斯眞貪人矣於是可設爲厲禁京官取外官一錢上司取屬員一錢官取所部

一錢殺無赦夫而後吏治始可講也或曰數得毋太多乎曰此聖人之法也周官司祿文佚無可攷王制孟子猶存其略以禮記疏稱大國卿祿食二百八十八人計之大國君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萬二千畝之入也次國君祿食二千四百六十人二萬四千畝之入也小國君祿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萬六千畝之入也今之州縣古小侯也小侯之祿殆不啻萬金何贏之有漢制太守號二千石實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實食一千石王制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孟子元士視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祿重於外漢制則輕於外視三代已減唐宋更減元初不制祿世祖時定太師俸一百四十貫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貫以下有差祿薄無甚於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鈔三百貫後又定正一品米

八十七石以下有差　國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廢折米折鈔之目雍正二年耗羨歸公加給養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復三代之舊也或曰費得毋不支乎曰另議廣汰冗員人數已少停漕運減河工所省千百萬已不患不足況吏治既肅百弊皆捐中飽一除積欠自少數年之後所得必有踰乎所費者矣又文獻通考俸祿下有職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職官志諸路職官皆有職田所以養廉也即養廉之名所自始日知錄稱明初尚存今議厚給養廉宜籌復職田縣若干畝紳士徵其租供本州縣養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遺意也

許自陳議

夫人知不如自知之明周任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夫子稱之左氏傳以選事爲非後世動以私意度人遂不許人自擇官非三代聖人開誠布公之道也夫選事固不可用違其才亦不可與其用違其才不如選事京官乞外自古所有而功令無之惟進士出身之主事中書許改歸班選知縣則又何也外官自願內補自知其不宜於外耳其中無他而 功令亦無之至開例則無所不可又何以說竊以爲進士引見之先願就京職者宜聽其陳明而刪去改歸班之例至於難進易退君子嘉之槪以爲惡勞好逸忘致身之義不亦過乎無疾稱疾古人所有不以爲欺罔也即承平數歷數十年

一旦有事引疾而去在其人爲負　國家而自　國家言之則此等恇怯闒茸之徒正宜屏逐之使避賢者路安用束縛馳驟坐令竭蹶僨事哉冠帶閑住不復叙用足矣法過重尚恐其戀棧誤公也其不許辭者惟煙癖及一切苦差煙癖宜用地近年壯之人五十受代苦差宜分二途爲筋力之苦宜專俻年壯者爲匱乏之苦　國家宜贍之使不苦亦仁至義盡之道矣

復鄉職議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則不能齊億萬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分治則不能推一以及乎億萬而天下亂柳宗元封建論云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合之說也封建之合不如郡縣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縣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獨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獨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獨治一郡任之縣令縣令不能獨治一縣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說也顧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蓋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數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

世治民之官頗少矣縣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廣馭千百萬戶之眾其能家至戶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飽饑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貲選即吏員流品既雜志趣多庸加以閒關跋涉千里萬里而來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馬於富民魚肉乎貧民視令以上尤甚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則今之小官如顧氏之說更多其數患不滋甚耶不知顧氏之意固欲復古鄉亭之職也攷周制鄉大夫之下有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遂大夫之下有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以鄉人為之皆官也以今十萬戶之州縣計之當有鄉遂大夫十州長縣正五十閭胥里宰五千比長鄰長二萬五千漢制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

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循禁盜賊亦以鄉人為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縣計之當有三老嗇夫游徼各四十亭長四百視周已大減然猶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罷之蓋亦一時矯枉過正之舉乃遂為萬世定制今州縣設佐四五人攢二三人分治各鄉至都圖則有地保地總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論者亦知其不足為治也於是有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長百家一保正一鄉一保長然率視為具文

詔書憲檄絡繹旁午而卒不行間行之而亦無效軍興以來各省團練民勇有團董有總董大同小異顧行之轉視保甲為有效然則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賤役也甲長等猶之賤役也皆非官也團董紳士也非官而近於官者也惟官能治民

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遞進之法不亦買櫝而還珠乎吾甚不解論保甲者謂得周官遺意則何不徑師周公乃必以隋文爲主而周公爲輔也玆爲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漢之法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圖滿百家公舉一副董滿千家公舉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書姓名保舉一人交公所彙核擇其得舉最多者用之皆以諸生以下爲限不爲官不立署不設儀仗以本地土神祠爲公所民有爭訟副董會里中耆老於神前環而聽其辭副董折中公論而斷焉理曲者責之罰之不服則送正董會同兩造族正公聽如前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其不由董而達巡檢或縣者皆謂之越訴今州縣門或署越訴笞五十葢指越里老而訴州縣非謂越州縣而

訴刑詳見日知錄然則里老聽斷小事因舊制矣不與理緝捕關正副董指引而不與責成徵收由正副董勸導而不與涉手滿五千家地廣人稀之縣量減設一巡檢全乎為官如今制惟以鄰郡二三百里內無山川阻之地諸生藉職薦舉者為之丞簿由巡檢升除丞簿月給養廉三五十金巡檢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異績殊譽功德在閭里者許入薦舉有過者隨時黜之見令丞簿尉用紳士禮文用照會有罪即與凡民同如是則真能親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維遠近相聯無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責實之功有事而行團練更得借作同仇之力風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易吏胥議

後世流品莫賤於吏至今日而等於奴隸矣後世權勢又莫貴於吏至今日而駕於公卿矣冊府元龜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進士與虧禮教被科罰皆謂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實錄吏胥心術已壞不許應試吏之賤舊矣至近日江蘇州縣漕書閽人更迭爲之衣冠不與齒其賤也如彼而權勢之盛則又莫盛於今日州縣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卿貳督撫曰可部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猶其小者也天子曰可部吏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於是乎其權遂出於宰相大臣之上其貴也又如此夫所謂可不可者部費之到不到也漢書云所欲生則與生比所欲死則與死

比專指廷尉言今則轉於吏戶兵工四部爲甚無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數十人車馬宮室衣服妻妾之奉埒於王侯內外交結隱語郵書往來旁午輦金暮夜蹤跡詭秘莫能得其贓私都數嘗與一紹興人擬議吏部四司歲約三百萬兵部官少而費更鉅戶部有鹽漕工部有河工計四部歲不下千萬外省大小衙門人數尤衆婪贓更多更不啻千萬究銀所從來　國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亂誰爲之亦官與吏耳而吏視官爲甚顧氏炎武謂之養百萬虎狼於民間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繼以噬　國無足怪獨怪　國家之必養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盡殺不可然非一殺之而即已也殺一虎狼

復禒一虎狽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復用也明矣攷周禮太宰陳其殷置其輔鄭註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輔非賤簡之名又與士同列知古不以吏爲賤役漢武帝時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詔諸司令史考滿者令試一經吏宜通經古之道也元時小吏可致宰執臺諫明亦有吏員累官卿貳者況鍾爲郡尤有賢名中葉以後始賤吏不用非初制也錢氏大昕曰元時士人皆樂爲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於吏以奴隸使之盜賊待之而吏遂無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　國計民生全付之奴隸盜賊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卽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賤中於人心驟尊之清流猶不就也竊以爲旣如前

議改例之後案牘減大半外官可并其事於幕而名之曰幕職略仿唐制與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閒之人爲之由郡縣學山長擇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學中平歷三試不必式者送郡縣充選兼準應試九年無過敘丞簿官候選始脫試籍丞倅佐貳等官於郡縣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縣擇其尤上之今制惟軍機處不設吏以章京治文書蘇拉僅供奔走之役故流弊較少亦部院可以幕職代書吏之證也此幕職一途與科目薦舉二途並用惟不得入翰林及爲大學士稍示區別其餘遷擢無稍軒輊又薦舉可不由諸生而幕職不得不由諸生著爲令如此則人知自重舞文黷貨之風庶幾少衰息乎

省則例議

談者謂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挾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亂於乎盡之矣夫例何以設曰爲治天下也例之大綱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於條目愈勘愈細其始若離若合其繼風馬牛不相及其終則鄭聲譜語不知所云遂於宗旨大相背謬偶一道破無不啞然失笑者試以吏部言之丁憂服闋稽覈月日是也命官親供之不信乃懲之里鄰之結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驛之文劉文清服闋到京命署欽部以原籍文未到駁之特旨准署近年驛梗選人以服闋文不到扣選者不知凡幾外官赴選吏有本籍驗看之條服闋者亦然其理安在猶是人也三年中非驟能衰老若謂哀毀滅性舉動改常設有其人曾閔之流也方將旌之

以風厲天下而驗看何爲者如有甄別豈非冤抑旣無甄別曷取具文旗員道府服闋引見分別內外用之例同蒙則以爲以禮去官正宜優加體䘏實缺勿開缺候補勿扣資服闋赴官自遞親供卽任事如常惟逾限期年不至者開缺扣資其餘繁文一切可刪又如親老告近是也顧親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則年六十四之親不向隅乎家無次丁准告近則有次丁而或篤疾或遠出或不慧雖有如無者不向隅乎而且迎養在寓有尉迎親送親假有別告養告近而服闋者有別剖晰可謂精矣而於人情動多窒礙惟有一切以欺應之始可無事設有老病之親而年歲不合例又不得無疾稱疾至誠無僞者處此計無所出將齎咨涕洟以赴官邪方寸已亂曠官瘝職曾何

益於　國家也然則非以防其欺乃以導其欺也不特導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於治天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惟於胥吏則爲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爲之也　朝廷爲之也朝廷亦何德於吏而必爲之濬利源哉偶舉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後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宜僃諳習吏事大小員數人紬繹會典則例等書擧存其要名之曰簡明則例每部不得逾二十萬言舊冊存之舊例舊案無論遠近一切燬之以新例頒發大小官員惟徧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兩可者卿貳督撫以理斷之傳曰用人勿疑卿貳督撫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無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轉信吏

也僨孰甚焉至咨移詳札實敘處無可簡略其首尾複述套語皆刪之並須一成式無論上下行文書呈狀紙長闊若干寸格長闊若干寸葉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裝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報一類為一冊按行續寫文從極簡以不能損一字為準連葉用騎縫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創一公事表仿諸史表式別類分門事經月緯如目錄然使易於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萬言不過兩帙縱中材莽鹵不習吏事亦能通曉即仍用吏吏已無權況可不用今日之吏也

杜虧空議

今直省積欠之數以千萬計前此未有也積欠之故在於虧空虧空之故在於挪移挪移之故在於漫無稽考以一縣之主獨操出納之權下車之日公用後而私用先室家妻子之百需舊逋新欠之交集大抵有收管而無開除惟所指揮莫敢過問迨上司知之而虧空久矣於是因虧空而清查清查一次虧空又增多一次徒費筆墨無益　愚竊欲杜虧空惟有寬既往而嚴將來之一法清查之後删去攤賠弊政力能彌補者以一年爲限即以限滿日實在之數爲定各員論罪視常例末減嗣後如有虧空一錢者殺無赦更定稽查之法在以四柱冊公之於眾大堂左右按日揭榜舊管新收列左

開除實在列右其法務詳務盡如徵收某都圖某戶錢糧若干必書細數收銀後本日給串本日列榜月終用活字板印徵信錄四柱冊百本備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圖紳士惟徧如某戶完糧而榜冊不列者許揭府立與重賞有經手解領開除之款與榜冊數不符赴揭者亦如之大吏宜用漢高馳入趙壁奪張耳韓信印符之法非時遣員飛騎察之有弊者論如法至地方公款如義倉之類以紳富領之而州縣登其數富民無侵蝕之理而官紳水火成積習必無庇護且可節州縣侚稽之煩此杜虧空之法也雖然必前議十倍養廉之法行此說始可行不然者終不行強行之必多方以肆其荼毒害有甚於虧空者可畏也

改捐例議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鳳鳴叩閽進所爲尙書題論上温詔褒之其任官惟賢一論頗傳誦京師有曰國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參半也用捐班則專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義爲招特假以爲名下以利市三倍爲券將務求其實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賄賂必厚交結必廣趨避必熟上司必愛悅部吏必護持又曰與其開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開捐則將爲貧民億萬家之勒派其害普與其開捐不如加賦有形有限之加賦其害近開捐則將爲無形無限之加賦其害遠抉開捐之獘可謂至矣平心論

之實苛論也
國朝捐班亦有李公世傑傅公鼐諸人安得謂專用小人乎
顧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於千百中難矣近十年來
捐途多而吏治益壞吏治壞而世變益亟世變亟而度支益
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亂召亂之道也居今日而論治
誠以停止捐輸爲第一義
國朝自招民知縣以來時開捐例皆暫行而非常行道光咸
豐兩朝
御極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後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請始又舉
行固知開捐非
列聖意也顧今軍務未蕆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賜民爵

爲輕名器之漸漢鼂錯從而鬻爵甚於鞅矣至入貲補吏創於漢武濫於東漢及晉縣延於唐宋元而殘絕於明景泰元年始命輸納者給冠帶二年令世襲武職四年令生員納粟補國子生如是而已然則必欲爲權宜之計無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貧者得賣與人漢時亦有民得賣爵之令及公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令捐輸之推廣無孔不入獨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獎有賣與人之實而必設爲中表至戚之限明導以欺何爲者至郎中道員之貴一縣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禮哉是亦一間也應請將封典虛銜二者倍蓰其捐數許於若干年內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與吏仿令丞抗禮之制明定禮節以榮之韓氏𤍽曾有此議實行之無

弊者彼諸夷以利爲國富商輒與大酋敵體而絕無入仕之路一犯法則朝爲坐上客夕爲階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禮無弊之一證其實職升銜加級及貢監一切停止現任有政績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薦舉其餘無論實缺候補候選皆視原輸銀數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曉然知非往時甫停復開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無所冀倖無所需待將羣然淬厲鼓舞於正途斯官方可以澄敘人材可以奮興矣

繪地圖議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固王政之先務也史記蕭何傳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宋史袁燮傳燮爲江陰尉常平使令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合鄉爲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此言都圖之始嘉定縣志圖卽里也以每圖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都圖之宜有圖舊矣今江南州縣有魚鱗冊猶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繪圖不知計里開方之法圖與地不能密合無甚足用大氐不審乎偏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

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給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設有差忒便不能鉤心鬬角陽湖李氏兆洛製定向尺一十八枚圖繪頗準繪爐其繁重今定一簡易之法如後請下之各直省州縣如法繪畫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為主柱即為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綫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為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為本柱以千字文為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為一格縱橫各三十六

格則一里內阡陌廬舍纖悉可畢具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
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爲地平起
數之根以絜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
數又偏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
本圖之數又偏測東西南北毘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
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以著色爲識別凡高
下於城檻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爲一色
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爲一色高山土阜又別爲一色仍識若
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圖既成爲用甚大一
用以均賦稅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興水利一用以改河道
詳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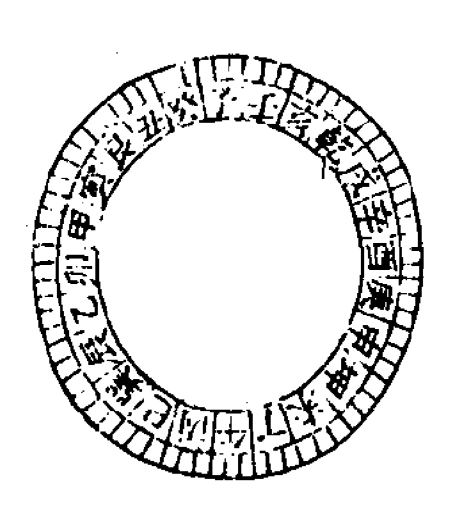
附繪地圖法

法造反羅經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綫兩綫空隙亦可作一綫看是七十二向實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轉易併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餘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圓盤即正羅經邊分若干綫與反羅經相準中作十字綫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釘合於尺上仍令活動可以旋轉尺上作中綫如甲乙尺邊任刻細分如丙丁又造圖紙用朱絲作正方格格之大小準定向尺細分任以十分或二十分爲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羅經居子向午對所欲量之地視鍼頭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羅經之巧用軟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轉灣處止即簿錄某向共若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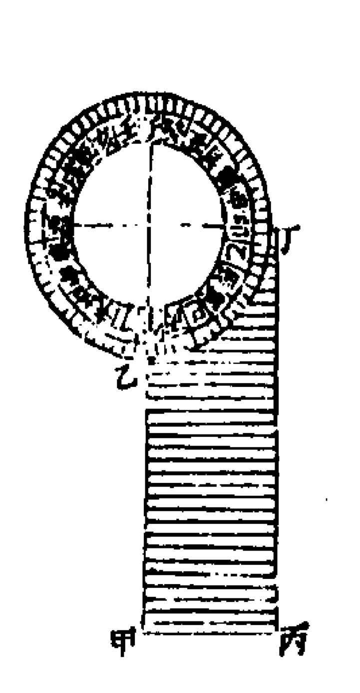
步是為一節嗣轉他向皆如之凡一轉為一節清丈田畝逐坵四面皆用此法歟之其簡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計步先較準本人行步若干當弓步丈尺若干即計行步之數為準一曰車行計輪先量準輪周若干尺任於輪之一幅作識但以輪行若干周計之三法中此為最的一曰舟行計艕先較準行若干艕當若干步惟風水順逆所差甚多宜隨時消息之此法止能御直綫不能御弧綫遇弧形之地宜於弧旁標識作直綫縱橫成句股形入以算術此不具載大氐止繪地圖三法已足清丈田畝則必以弓步實量得數始密至畫圖之法先於圖紙上占位作一定點為起手之地復於定向尺首圓盤上取所記某向綫移指中綫甲乙並將尺邊丙位移就定點上仍審上層十字綫上子

下午（地圖本上北下南）與紙格勿稍偏斜乃循尺邊於定點上丙位起按分繪畫（甲乙為向綫丙丁綫既與甲乙平行亦即向綫矣）是為一節續繪次節即於前綫之末接起後綫以下皆如之即圖成矣

反羅經式



定向尺式



均賦稅議

曷言乎繪圖以均賦稅也賦稅不均由於經界不正其來久矣宋熙甯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稅宋史食貨志又王洙傳明萬歷八年度民田用開方法以徑圍乘除截補欽定通鑑綱目三編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員詣河南山東履畝清丈山東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為畝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皇朝文獻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縮之禁部議惟直隸奉天遵部弓尺並無參差至山東河南可見康熙十五年之舉仍屬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為一畝長蘆鹽場三尺八寸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為

一畝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為一畝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為畝倘大於各省舊用之弓勢必田多缺額小於舊用之弓勢必須履畝加征一時驟難更張應無庸議嗣後有新漲新墾之田務遵部頒弓尺不得仍用本處之弓大清會典不特朝廷寬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見當時部臣深明大體有如此惟是舊田新田截然為二終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當時不將各省田畝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減其賦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吳田一畝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見興水利議所謂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者此也蓋自宋以來所謂清丈者無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議羅盤定向四隅立柱之法為之範圍有零數無都數可分不

可合或盈或縮甚或隱匿百弊叢生丈書泥於梯田圖狹折半之法方田十畝斜剖爲二可或十一畝餘可類推又遇嶼山宜用圓錐求面術亦丈書所未必知蘇州府志載吳縣辦清丈久之以山多難丈中寢可爲笑柄故丈田亦必略知算術不可專恃丈書不能若網在綱必至治絲而棼誠如前議繪圖之法而用之然後明定畝數北省有六畝爲一晌四十二畝爲一繩等名目亦應刪除用顧氏炎武所議以一縣之丈地數一縣之糧科見日知錄卽朱子通縣均紐百里之內輕重齊同之法見朱子文集卷十九條奏經界狀按畝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賦之諭旨不得藉口田多絲毫增額如是則豪强無欺隱良懦無賠累矣又舊例各縣稅則至數十等之多於國無益於民非徒無益而於吏胥隱射轉換則大有益圖成之後地形高下水口遠近犁然在目應請各州縣就境內用

宋法分五等定稅亦絕弊之善術又日知錄所列州縣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門外即鄰境者有縣境隔越如周禮所謂華離之地者按圖稽之幷改甚易是之謂平天下是之謂天下國家可均

稽旱潦議

曷言乎繪圖以稽旱潦也州縣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費之目有費即荒無費即熟官即臨鄉親勘四顧茫然發縱指示一聽諸吏雖勘如不勘也前議繪圖之法所謂石柱即今水則碑之製吳江垂虹亭有水則碑二並不徧布各鄉又無比較之率則其用僅與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驗石柱披地圖今日不雨則若干圖將旱明日又不雨則又若干圖將旱水加一寸則若干圖將淹水又加一寸則又若干圖將淹坐廣廈細旃之上固已了然於胸中舟輿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鄉而四鄉可知脫有不合則必高地隔越港汊不通不難隨時修濬何前弊之有

興水利議

曷言乎繪圖以興水利也

國家休養生息二百餘年生齒數倍乾嘉時而生穀之土不加闢於是乎有受其饑之人弱者溝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胠篋大焉斬木揭竿矣客或語余曰英吉利縱橫數百里國耳惟能涉重洋不遠萬里墾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國用愈足中華無是故貧其言韙矣雖然近將棄之奚論乎遠夫一畝之稻可以活一人十畝之粱若麥亦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餘萬頃（會典乾隆四十三年數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百頃爲數轉多惟九州疆域及步法畝法無確據未可遽加比較至漢以下歷代墾田數多少懸殊杜氏謂史失實者近之）種稻之田半焉其餘豈盡不宜稻哉職方氏宜稻之

州七今僅存荆揚亦後世百度廢弛之確證也西北地脈深厚勝於東南塗泥之土而所種止粱麥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匯一片汪洋不宜粱麥夫宜稻而種粱麥已折十人之食爲一人之食況并不能種粱麥乎然則地之棄也多矣吾民之夭閼也亦多矣庶而求富莫若推廣稻田林文忠公輯西北水利說備采宋元明以來何承矩等數十家言蒙嘗與編校之役文忠又自爲疏藁大指言西北可種稻即東南可減漕當自直隸東境多水之區始

纂云竊維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奉行既久轉輸固自不艱而緩　國遠猷務爲萬年至計竊顧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　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跡稱道弗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

應舉開歷歷議行皆有成續　國朝諸臣章疏文牍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以臣所見南方地畝挾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濟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用即敖所出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處短細而直隸天津河問永平道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閩頗有餘或居窪下而論為沮瀏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漁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鄭宜鄉橋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稀論直隸地方若矣承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畢而復載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自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功效則花息年增一年贊如成田千頃卽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遞之船便可停造十雙此後年收北米若千概令核其一半之數折征南漕以為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鍊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轄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而糧船既不須報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為搏節上以裕　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虛縣散水手之難而漕奬不禁自総更無

將以遞職調劑旗丁之苦我　朝萬年至計似在於此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隸總督籌辦之處伏候　聖裁

上之

宣廟當國某尼之

召對亦未及事遂不果行惟稿有云若待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竊獨以為不然即不能眾水全治亦當擇要先治蓋未聞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賢親王嘗試行有效矣何以一廢不復舉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別脈絡之不分測量高下得此遺彼不能擇要而治耳水不治而為田或田其高區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見功因壹廢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誠如前議繪圖則源流脈絡瞭指可數然後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蓄

者棄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資瀦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洩粱麥亦倍收矣湘陰郭中丞嵩燾言天津水鹹歲必灕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說前人所未及宜參又不獨此也即以東南言之同一高區近水者易戽遠水者難戽吾鄉西郊貞山麓先大夫塋左側有田數十頃地高而遠水有舊河久塞余廬居時相度得之遂於乙卯冬勸鄉人濬復其舊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悅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異甚有所謂鑊底潭者窪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汎濫一不雨即乾涸皆溝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濬磽瘠之變為膏腴者多矣

改河道議

曷言乎繪圖以改河道也漢賈讓治河下策云繕完故隄增庳培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數語以爲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

國病而民亦病爲萬世計者奚忍安此嗚呼以催科聽訟爲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壞以增庳培薄爲治河之道而河壞庸人誤國一而已矣近者十年三決前所未聞葢由雲梯關淤淺入海不暢自近二三十年來爲甚吾鄉王司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時侍吾父蘭儀同知署署瀕河隄高於檻一二尺髫齔之事如目前耳後三十年而予攝是職署門外東西來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隄巍峩踞縴楔上準此逆推

國初豈水由地中行乎必不然矣詢之老吏云三十年前初年歲高三寸遞加至今歲高一尺內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徵者蓋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繕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萬不可用計必出於改道既欲改道當求一勞永逸之道而改之決矣癸丑以來決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奪濟也大清橋畔有坊康熙年間刊聯中有岳色河聲字蓋借用韋莊詩心如嶽色留秦地夢逐河聲出禹門而以泰山為嶽濟為河而不知濟之不可稱河也在今日則土人以為讖謂河流自此定不必別求改道然亦宜審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與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馬大火輪置船旁可上可下於潮退時下其輪使附於沙而轉之沙四飛隨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黃河水性湍急更無處不宜自下流

遙遷而上積日累月鍥而不舍雖欲復由地中行之舊不難此不特黃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卽南運河徒陽等處亦可用且東南水利久不治數日之霖積月不退宜於一邊湖各海口如法濬之使下流迅駛則上流雖不濬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治河之書如行水金鑑之類汗牛充棟率多紙上空談難資實用夫爲下必因川澤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審高下始者諸書間及測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從未有普徧測量之說亦由不知其法爾應請下前議繪圖法於直隸河南山東三省徧測各州縣高下縮爲一圖乃擇其窪下遠城郭之地聯爲一綫以達於海誠數百年之利也近世論治河者靳氏輔夏氏駰諸人痛詆讓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爲此說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會修太原爲修隄九澤既陂爲隄陂然則禹又一緜也考說文陂阪也一曰

沱也詩彼澤之陂毛傳陂澤障也澤障卽沱蓋水旁淺灘故蒲荷生之豈隄之謂邪至高平曰原與治水尤無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經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之所由生也漢趙君卿注云禹治洪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滔天之災釋昏墊之厄使東注於海而無浸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不傳元郭守敬算學名家史稱其習水利巧思絕人陳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嘗以海面較京師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爲測量地平或可以分殺河勢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學而其法又不傳然亦可見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勸樹桑議

西北稻田之利前議詳矣顧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簡至易之事則蠶桑是西北諸省千百里彌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棄之其可惜有倍甚於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後圃有桑數株歲飼蠶數簇繅絲與南中無二蓋西北地脈深厚外燥而內潤故梨桃蔬菓之屬轉勝於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棄地多矣天下事本難於創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樹木利在日後而費在目前吾吳西郊山地畝值錢數百桑園畝值錢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盡爲桑園者亦以人情狃於近利劃地栽桑必三五年無利有費之故東南猶爾況西北乎勸種之法宜官爲倡導令編檢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

城外發帑買地種桑募其鄉善飼蠶者爲之師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後招土著承買歸其帑永爲世業民間有能仿行者呈明給照永不許王公府入旗爭奪並永不加賦使安其業十年之後桑陰滿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夫經傳所言蠶桑之利未嘗及吳越郭子章蠶論云七月爰求柔桑則幽可蠶將仲子無折我樹桑則鄭可蠶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則衛可蠶十畝桑者閑閑兮則晉可蠶皇矣其檿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則周可蠶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桑土既蠶青州厥篚檿絲徐州厥篚元纖縞揚州厥篚織貝則齊魯可蠶荊州厥篚元纁璣組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則楚可蠶孟子樹纊下以桑則齊梁可蠶蠶叢都蜀教民蠶桑則蜀可蠶不知何時利獨歸於吳越視宜稻七州之僅存荊揚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於大賢乎又宋秦觀蠶書云戎治唐史載于闐蠶蛾飛盡治繭可爲絲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勝計是亦當留意訪求者

折南漕議

禹貢百里賦納緫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聖人轉輸之法也宋人詩有云自古有頁法一州食一州誠哉是言蓋不聞仰給於數千里之外而無百一之閃阻者然則求裕京倉莫若興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計年奏績也惟有於天津通州京倉三處招商販運米麥雜糧而令東南諸省折解銀兩俟有成效並停東豫糧運最爲簡法京倉支用以甲米爲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慣食米往往由牛彔章京領米易錢折給兵丁買雜糧充食每石京錢若干千合銀一兩有奇相沿既久習而安之咸豐九年有以某牛彔扣米勒折控部者以歷年已然各旗皆然

某牛彔得從薄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親領其餘領票
輒賣給米舖石亦一兩有奇赴倉親領者百不得一然則南
漕自耕穫徵呼馭運經時累月數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
蠢蠹冒多少艱難險阻僅而得達京倉者其歸宿爲每石易
銀一兩之用此可爲長太息者也且也嘉慶中協辦大學士
劉權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費銀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
八金必確有所見魏氏源駁之謂止四金其說甚謬魏氏云每船受
米六百石幫費洋千元不過每石一兩有奇不知六百石內
交倉正耗米僅四百餘石六百石幫費皆應在四百石內通
攤魏氏誤會一謬也彼時松白糧幫費有多至貳千六七百
元者魏氏不知二謬也又云漕項運行月銀米每石一兩放
行月等一切米價幾及一兩銀尚在外
魏氏誤算升錯三謬也所駁無一是處以今計之浮收也幫費
或每運經
費皆在內漕項也給丁苦益
各費在內漕項之浮收也給丁耗米行月

米五米貼運米給還米等也糟軍田租也漕河工費也漕督糧道以下員弁兵丁公私費用也雖不能得其確數大約去劉說不遠乃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此又可爲長太息者也則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銀一兩四錢解京發餉直截了當有增無減兵心必大喜惟是領折買食可以相安者仍以歲有南糧二百餘萬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驟少此二百萬石實米則一切雜糧騰貴兵丁領折之後何從買食計二百萬石可食六七十萬人是六七十萬人無所得食矣此宜爲之地者也今議京通津三處招商運糧宜於免門關稅外援糧船帶免他稅之例定爲運糧若干石准免他稅若干著爲令仍以時查報糧數務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數不

足則設法招徠或用鹽務倡導故事以足之諺云價高招遠客都門百貨所集即川滇閩廣之產尚可咄嗟立辦一旦南糧不來米價貴即雜糧隨之而貴又有帶免他稅之例近畿雜糧運檣擊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飽米麥雜糧同歸一飽且玉田豐潤等縣產米不少近更有牛莊米南運上海者本不患無米況近來商賈路窄一聞北地價貴必趨之若鶩更不患無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籌一年之蓄按年糶陳糴新爲有備無患之計則轉勝於從前之年銷年款而成萬全之策矣如是則南民所完之款即北兵所得之數 國家無毫釐之損閭閻節齎送之資而且所謂漕項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計之奚啻千萬兩大利

民大利國何憚而不爲哉或曰海運行之十餘年有效盡仍舊貫不知一行海運不特多出運費且上倉延遲一交涉於官吏之手百端折耗雖觔於河運仍復不少兩湖江安尤鉅雖出自民閒而其歸宿爲每石易銀一兩之用又何苦令萬家膏血多擲虛牝耶至於前議稻田利興則數年之後無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運一廢不可復稍有識者卽知之而咸豐九年樞臣猶請復河運噫尙何言哉

文廟聖明得寢其議意外之幸也

利淮鹺議

顧氏炎武据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矣謂其說鑿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之句又以崑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爲掩耳盜鐘之政其意葢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窮源之論余少時讀而善之洎後修鹽法志於揚州又躬履鹽場始知李說書生之見也淮南鹽價每斤約銀五六釐課約銀一分淮北官定鹽價每斤銀一釐五毫課約銀六釐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三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顧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竈戸商戸船戸兵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

恃乎濱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黃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竈零星散布於其間不漏於近署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　國初雖無帑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貴情事宜相等李氏乃爲此說毋乃傎乎票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斤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志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遂行票引於黃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斤置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又不止九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謂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魏氏源票鹽記僅引

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稅特不能不問所之爲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陸公建瀛於淮南踵行之亦兩綱全課悉舉爲數年所未有而訾毀蜂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今議鹽法舍是更無良策亦於票鹽中求其盡善斯可矣其法有四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尚有可議者減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閘也儀徵改捆也桐城等江運八岸仍歸專商也宜一切剷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立局爲交稅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八岸七萬餘引幷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其湖運淮北天長一

岸亦宜歸并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準承運凡舊商舊引概不轇轕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冊課目斤稅幾及一分實已過重（辛亥改章亦以其過重每引加帶乙二百斤）爲今之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沒於舊商帑利轉責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干兩新商稅零不能析參若干分徒使價出商貲參歸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帑利百餘萬厥數更鉅實滯銷之原必應刪薙以輕成本一製造洋船也

擬造容五六百墩可容鹽二千餘引輪船十安慶九江漢口三處韋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鹽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繫舟之法即全綱可舉又囘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計往來舟直視江船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所遇飄靡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即前觸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一廣建鹽倉也向來運鹽舟笨而遲到岸已須累月守貲動輒經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散輪還相爲弊且今議洋船運鹽工食更鉅有不可停泊之勢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儎直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亟而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地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凡鹽一

年之後質堅不復淋滷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卽久儲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來不聞議及何耶或又曰鹽課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則鹽課之數原準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徑於地丁中加十之二爲鹽課亦簡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果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徵鹽稅是適爲秕政之地未敢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可勿論矣

改土貢議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兩損而歸於中飽有專蠹國不蠹民官吏轉卒民以蠹國者營兵也河工也鹽務中諸色人等也有專蠹民不蠹國者錢糧也（近蘇省年年災緩正供減而浮費轉增則亦兼蠹國）有國與民交蠹者關也貢也而關之弊難除貢之弊易除夫任土作貢古之制也禹貢周官所紀詳矣我　朝定鼎之初特詔蠲除故明各道額解物產戶工二部則例稱歲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購解不責之民間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能不蠹國蠹民而歸於中飽者所宜亟爲變通矣夫貢之弊大抵藩庫給有餘之價內外書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則斂衆商錢以濟之謂之貼差其有

例價本不足者亦令衆商賠貼或令著名脂膏之員賠貼然賠貼於本物者微賠貼於中飽者鉅此其大較也而自監督織造承辦者兼以擾民其弊倍甚試以一事言之蘇州歲貢龍衣一儎輒支千金用萬斛舟具儀衛由運河北上日行數里遇民舟闌之索錢以舟之大小爲差民船避之如寇賊逾江淮則民風悍稍斂跡値水涸舍舟而陸則盡棄儀衛捆載小車下但曳小旗曰　上用而已然則前之鋪張揚厲何爲邪又余往歲典廣西試撫部祥符周公之琦屬寄撫吏與部吏書一元寶一詢之則曰廣西土貢麪粉歲額數斤質下致遠輒黴變但致印紙爲吏購京麪封完進之以元寶充各費歲以爲常余聞之喟然曰一細事而欺罔賄賂無不至大者

遠者何如也今議變通之法京師爲萬商淵藪發價購采何
物不有攷　會典所列戸工二部土貢有本不出其地者如
江蘇之銅錫木蠟桐油之類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馬
及米廣西之馬之類皆宜刪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師又不
時有者始由其地進納可由本省引見各官及本籍病痊服
闋各官帶解何何前弊之有哉

罷關征議

諺云關無善政今驗之而信過而不留散而無紀主關者不能一一臨視之也卽能之而丈量之不諳貨值之不別隱匿轉換之不可知雖視猶不視也於是乎寄耳目於一切之人自僕從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縴人等商吏不相識其千百輩居關人曰拉縴之身家妻子攢食於一關矣聞粵海故事司關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兩籤押四人半之餘執事及各小口長隨以千數有差此固非他關所有然浮費之多莫甚於關亦可想見至完稅之法試以所聞滸墅關一端言之運米百石者關吏教之報三十石驗過則云實米四十石應倍罰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實報百石所費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

賦之數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國之所入者一關稅之數民之所出者十而國之所入者一然而州縣浮收往往滋事而關稅則否者農心齊商心不齊也農不可他適不可徙業商可他適可徙業也農不能增其穫以償賦商能增其價以償稅也農之所謂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謂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關之弊不甚病商而轉以益 國承平既久生齒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廣以理言之關稅宜倍增乃數十年來徵數日絀虧空日多轉不及曩時所定戶工二部四百六十萬之額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嘗閱英國財賦志略咸豐二年歲入四千八百餘萬內關稅一千八百餘萬又云六年歲入七千餘萬不言關稅若干一通事云七千餘萬中關稅

之增最多夫彼國通商增廣固不止中華而中華實大宗彼增而我無增不惟無增而且益減何哉不實徵不實解也夫彼之能實徵實解者吾見之江海關矣貨物進口鬼役持帳來易我單即憑單令我役運岸不閱運單中所無之一物亦不閱自運一物亦有奸商漏稅當別論夫以今日之夷欲若以吾吏吾商處之必十漏七八我亦無如何而彼不爲也於我關如此即於彼關可知往嘗謂洋錢重七錢三分實紋六錢五分餘鉛八分中國行用輒當銀八錢以上其中國仿造者雖無鉛亦不行何則識其爲夷製即可信其有實銀六錢五分若彼雜以銅鉛亦非我所能識別而彼決不爲是以通行侯官林文忠公造銀餅初亦便用未幾即質雜市中析之爲零銀銀

餅遂廢又今夷市我購彼貨先銀後貨彼購我貨先貨後銀甚有寄販名目與貨後輒揚帆西去一年爲期贏縮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斷不敢與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夫子曰言忠信雖蠻貊可行不謂蠻貊能信我乃爲蠻貊所行可爲太息今觀於關務而益慨然於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爲隱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驟欲其洗心革面斷有所不能莫若舉各關而盡撤之京門則復譏而不征之法以稅額入諸釐捐以代各關責成地方官會同紳董治之釐捐立法尙新依爲蠹竊者宜少即亦散而無紀尙非過而不留脫有弊竇有蹤跡可尋有人證可指比之關政彼善於此特不得多設卡柵招引關竊無關之名有關

之實而已且釐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而周禮有關市之征是其法必始於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孟子欲復文王之治以復古雖以周公之法而不謂然也卽今制固亦有關征無市征也（落地稅以濟關征之窮非市征）增釐捐而關市並征矣釐捐之弊恐將如宋陳遘之經制錢翁彥國之總制錢流毒無窮擇一而廢之又曷可緩哉

校邠廬抗議卷上

受業徐敦仁校字